

# 人在草木间

□ 江柳

风物记

“且将新火试新茶”。我撮一勺新茶，放进玻璃杯，沸水缓缓注入。顷刻间，蜷缩的茶叶似沉睡的精灵，在水中渐次舒展，慢慢苏醒，散发出淡淡的草木香。

我从小没见过茶园、茶树、茶叶，更没喝过茶。我的家乡天门，地处江汉平原，本无适宜种茶的海拔和气候土壤。直至远赴鄂西北工作，才初见漫山叠翠的茶园，看清茶树亭亭的模样，喝下人生第一口清茶。

此后多年，每当我端起茶杯，总会想起故乡——那片不产茶的土地，为何偏偏孕育了茶圣陆羽？

清明时节，我回到故乡，走进位于天门市中心的茶圣故里。远远望去，西湖岛上，一幅气势恢宏的仿唐楼阁巍然矗立。楼体飞檐翘角，古朴雄浑，尽显盛唐气韵。行至近处，顶层高悬楷书法“茶经楼”巨幅牌匾，笔力遒劲，庄重肃穆。楼门两侧分列着“千秋湖水三春韵，一部茶经万古流”的楹联，道尽茶经楼的文脉与价值。大殿之内，又一副长联映入眼帘，“茶香醉月朝圣寻根惟此地，经典流芳品泉茗煮自斯楼”。恰似交响乐开篇，奏响探寻茶圣与茶经的主题旋律。

茶经楼凡十层，每层以《茶经》篇目命名。从“一之源”“二之具”，到“三之造”“四之器”，再到“五之煮”“六之饮”“七之事”“八之出”“九之略”“十之图”，层层递进。登楼的过程，便是逐章品读《茶经》、探寻茶本源的旅程。

楼中备有电梯，我却怀着一颗虔诚之心，拾级而上，逐层细览。一层大殿内，大型玉雕《陆羽烹茶图》，青石雕刻《茶经楼记》，诉说着中华文化的千年传承。

登临顶层回廊，凭栏远眺，湖光城色尽收眼底。耳边回响着熊召政先生的《茶经楼赋》：“三乡宝都，地灵人杰，东连江汉，西望巴蜀。陆公鸿渐，茶之始祖，复州竟陵，茶之始源。念先贤盛德而重修其园，昭今世盛昌而增扩其制。”身处此景，方知文中所言字字真切。

二

走出茶经楼，过沧浪桥，沿着蜿蜒的湖堤长廊缓步而行，行至“雁叫关”牌坊前。立柱上的楹联“也是传奇声催老钟鸣寺，并非神话羽护圣婴雁叫关”，静静诉说着一段跨越千年的动人往事。公元733年秋，龙盖寺智积禅师清晨漫步湖岸，忽闻大雁声声，循声而去，竟发现一名婴儿，心生惻隐，便将其带回寺中收养。后人感念这段奇缘，将此地命名为“雁叫关”。我伫立良久，仿佛听见千年前的大雁啼鸣，禅师弯腰拾婴的身影依稀就在眼前。

禅师以慈悲为怀，悉心抚育幼儿。又以《易经》占卦，卦辞上说：“鸿渐于陆，其羽可用为仪，吉”，于是为他取名陆羽，以“鸿渐”为字。陆羽自幼在青灯黄卷旁识字学文、习诵佛经，日日为禅师煮茶奉水，耳濡目染间，早早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可他生性自由，不愿削发为僧。小小少年，心中有无穷无尽的憧憬与向往。乘人不备，他悄悄逃出龙盖寺，从此踏上漂泊之旅，隐居于县城之外的东冈岭，潜心与茶相伴。

或许是家乡悠悠江水的滋养，让他懂得温润与坚守；或许是龙盖寺“茶禅一味”的启迪，让他参透清静与本性；又或是茶的清俭品性，与他孤傲淡泊的性情不谋而合。不管怎样，他终是背起粗布行囊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寻茶之路，远赴河南信阳、巴山峡州，踏过山间晨露，拂过茶树鲜叶，将每一缕茶香、每一寸土质，悉数记录。

途中听闻智积禅师圆寂的噩耗，陆羽悲痛不已，挥笔写下《六羡歌》：“不羨黄金罍，不羨白玉杯。不羨朝入省，不羨暮登台。千羡万羡西江水，曾向竟陵城下来。”他的思念和情感，像家乡绵绵不绝的西江水，奔涌而来。他不慕荣华富贵，心中只怀

□ 邓坤文

人世

乡音对于每一个人来说，总是有不同的感受。在远处听乡音，是一种亲情，在他乡回忆乡音，是一种乡愁。

我从小就生活在偏远的鄂南农村，是听着乡音、与老一辈学乡音长大的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尽管是在乡下的小学，语文老师也开始教拼音了，我和同学们在课堂上能用普通话说课文、背古诗，但只要走出教室，就返璞归真了。在学校里，老师要求同学们都讲普通话，有很多方言不会说呢，叔叔。”小明说。还没等我再追问，他就笑着扭头跑走了。

这时，我突然想起了我少年时代的乡音，那是祖祖辈辈的味道，是浓烈的乡土味。而站在我面前的少年朋友，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，哪怕是乡下，也与城里的孩子们一样，接受同等的优质教育，开口便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他们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与城里的少年一样阳光灿烂。

乡音，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。近两年春节回老家，我见到的故乡和听到的乡音，又是

着著述茶经、传承茶道的使命，纵有万般不舍，也不能停下前行的脚步。

陆羽辗转洪州、江州、扬州、润州等地，最终抵达湖州，于苕溪之滨结庐而居，潜心钻研茶道、著述《茶经》。其间，他频繁出游各地，终日与草木为伴。他研磨各地土壤，甄别土质优劣；遍尝四方泉水，分辨水质高下；躬身采摘鲜叶，细辨茶种差异；甄选煮茶薪炭，考究火候分寸。每一项茶事，他都亲力亲为，积累下无数第一手珍贵资料。一盏青灯伴长夜，他伏案疾书的身影，映在“桑苎翁”舍的墙面上。七千多字的《茶经》，他耗费近三十年光阴。直至公元780年，四十八岁的陆羽终于完成这部旷世之作，终成千古传颂的“茶圣”。

三

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。一尺、二尺乃至数十尺。”《茶经》开门见山，先声夺人。这开篇之笔，恰似《富春山居图》“剩山图”里那座顶天立地的浑厚山峦，一笔拉开长篇巨制的序幕；又像贝多芬《命运交响曲》开篇那摄人心魄的叩门之声，一举奠定全曲的基调。

陆羽写道：“茶之为用，味至寒，为饮，最宜精行俭德之人。”这短短数语，道尽了茶道的核心精髓。茶性本俭，味清而淡，正所谓“清茶一杯”；茶事亦俭，从种茶、采茶、制茶，到煮茶、饮茶，若追求排场、攀比阔气，便失了茶的本真与精神；茶人更需俭，正如诸葛亮《诫子书》所云：“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”，唯有品行端正、心性淡泊之人，方能读懂茶中深意。而“精”的理念，更是贯穿于《茶经》始终，精茶、精水、精具、精器，精采、精造、精煮，样样不能马虎。

初读《茶经》，我心中满是困惑。这不就是一篇茶的使用说明书和制茶的技术标准吗？相对于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周易》《春秋》五经，《茶经》没有那些精深的哲学思辨和经典文辞，何以能称“经”？

再读之时，疑惑更甚。“其地，上者生烂石，中者生砾壤，下者生黄土”，同生天地间，同长一树茶，如何分出高低贵贱，三六九等？煮茶用的水，为何一定是“山水上，江水中，井水下”，且“其山水，拣乳泉，石池漫流者上。其瀑涌湍漱，勿食之”“其江水，

取去人远者，并，取汲多者”？同样是煮茶用的薪炭，不过是生火之物，为何一定要“用炭，次用劲薪”？同样是采茶，就是从茶树上撷取的过程，为何一定要“其日，有雨不采，晴有云不采。晴，采之，蒸之、捣之、拍之、焙之、穿之、封之、茶之干矣”？只觉得，这些规定好像有些故弄玄虚。

而后，我一遍遍品读，一次次思索。人生天地间，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。只有顺天应时，才是和谐之道。原来，《茶经》通篇都在阐述“人在草木间”和“天人合一”的东方哲思。《茶经》以茶载道，以技传心，自然堪称为“经”。

四

我端起茶杯，轻嗅一缕清雅茶香，久久凝视杯中之物。那片片舒展的绿叶，看似寻常，却都经历了采摘、萎凋、揉捻、烘焙的重重磨砺，方有此刻的温润醇香。

这片东方的树叶，不就是中国古代“五行理论”的物质载体吗？茶叶生于草木，得木之气；炒制以铁锅，得金之性；烘焙以明火，得火之温；冲泡以沸水，得水之灵；盛茶以陶瓷茶具，得土之厚。金木水火土，五行相融，相生相克，生生不息，藏着天地自然的运行之道。

世人常说，茶就是茶，可生津解渴，润喉解腻；可细细品味，茶又绝非只是茶，茶是儒，是禅，是道。儒家崇尚“中庸和谐”，茶事讲究“茶和天下”，会友待客，谦和有礼，尽显君子之风；佛家讲究禅定清心，追求“茶禅一味”；道家崇尚“天人合一”，茶生于山野，沐清风、饮朝露，采茶、制茶、烹茶皆顺天应时，契合道家的自然之道。一片叶、一杯茶，将儒的中庸、道的自然、佛的禅意熔于一炉，承载着千年文化底蕴，成为东方文化的鲜活符号。

陆羽生逢儒释道三教共生的时代，集各家思想之所长，以诗性的眼光观照草木，以赤诚之心钻研茶事。那厚重的笔墨，让一片寻常树叶，跳出解渴的凡俗，升华为涤荡心灵的文化信仰，将平凡的茶事，演变为可学、可守、可传的千年文脉。

我轻呷一口清茶，茶汤清冽，回甘绵长，顿觉通体舒畅，心神安宁，仿佛置身草木之间，与天地相融。



《峭笔之兰》(中国画) 刘一原 作

## 乡音有乾坤

时发音不准，还被人笑我是乡下的普通话。每逢节日回老家时，我与同龄人或以我年长者交流时，还是用规格统一的乡音。但当我听到老家的青少年在一起玩耍交流时，就不是纯正的乡音了，而是用统一的并且很标准的普通话了。看到这些孩子像城里的孩子一样，我的内心顿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幸福。

有一次，我还故意问邻居的小学生小明：“小朋友，你会说我们这里的方言吗？”

“在学校里，老师要求同学们都讲普通话，有很多方言不会说呢，叔叔。”小明说。

还没等我再追问，他就笑着扭头跑走了。这时，我突然想起了我少年时代的乡音，那是祖祖辈辈的味道，是浓烈的乡土味。而站在我面前的少年朋友，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，哪怕是乡下，也与城里的孩子们一样，接受同等的优质教育，开口便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他们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与城里的少年一样阳光灿烂。

乡音，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。近两年春节回老家，我见到的故乡和听到的乡音，又是

不一样的景象了。有年轻的父母从城里回到乡下，为了提高孩子的英语能力，用日常英语与孩子交流；有的用标准的普通话为孩子讲故乡的变迁；有的小孩用普通话为老人讲城里的新鲜事，还有的唱着时髦的歌曲。

而像我一样即将成为老人的同龄人，尽管见面时还是用最亲切的乡音交流，但交流的内容，不仅是原来的放牛养猪或一些忙农活的陈年旧事了。大家用乡音聊着新鲜事物，如有些人会跳广场舞了，有些人参加了村里的妇女腰鼓队等。

与我一起长大的阿强开心地对我说：“老庚，我住在乡下也与你们住在城里一样的时髦，我也会在手机上购物了，现在快递点设到村门口来了，在手机上一点，一两天的东西就到家了，真是乡村振兴的政策好啊。”说完，带着一点酒兴的他连连竖起大拇指。

乡音有乾坤。乡音是亲的，我在乡音里品到了故乡的味道。乡音是在变化的，我在变化的乡音里，与乡亲们一起同唱新时代的赞歌。

## 寓言的力量

□ 樊星

文艺谈

《止于棘》是作者吴华多年来从事寓言写作的一部集结。说到寓言这一文学门类，可谓源远流长——从《庄子》《韩非子》中那些有名的成语典故(如“螳臂当车”“朝三暮四”“自相矛盾”等)，到《伊索寓言》中那些家喻户晓的故事(如“农夫和蛇”“说谎的放羊娃”等)，都以短小、生动活泼的小故事寄寓了深刻的哲思，给读者以隽永的启迪。一直到当代，仍有许多寓言写作的爱好者乐此不疲，如湖北的黄瑞云、凡夫(段明贵)先生多年来在这块园地里耕耘，成果可观。现在，吴华也加入其中，引人注目。

寓言的看点在于短小精悍、寓意深长。这一点与小小小说异曲同工。只是小小小说多在情节的跌宕、人物性格的刻画上经营，而寓言更注重通过凝练的故事揭示生活的底蕴、世界的奇妙、表达作者的感悟。这本寓言集题为《止于棘》，此意已十分鲜明。如《驴》写一头一直拉磨的驴不甘寂寞、渴望改变活法、到头来却不得善终的坎坷旅程，点化出主题：“驴固有一身气力，也有一些倔强的志趣，不愿碌碌无为、平庸一生，但因循守旧、墨守成规，总脱不了既往的窠臼，终至一事无成、三圈而亡。可世人多有不知，实乃可叹也！”事实上，在当代人频频跳槽的活法中，多少人如愿以偿，又有多少人一败再败、最终心灰意冷？人生哪有颠扑不破的金玉良言？

再看《桃花村》，通过村民意外发现外面的世界精彩而渴望融入其中，求助于官府，却不料被官府中奸人算计，以迷幻剂糊弄，梦想化作泡影。可见“果有那为官之货，不思勤勉济世，却投幻饵民，其心何歹！可怜桃花村百十户村民，如痴如梦，竟浑然不知。可悲可叹！”

还有《雄鹰与狐狸》，在一个狐狸一步步让雄鹰于坐享其成中丧失霸气、最终成为一尊冰雕的寓言中，道出了生存竞争的无情法则：“雄鹰，原本属于苍茫的天空和广袤的草原，因贪恋居心叵测的狐狸献上的美味和美言而丧失了搏击长空、傲视天下的英雄之气，最终化作一块凝固的冰雕。此即奉承愈高，必致冰融愈速，然世人至今不知，实在令人扼腕！”由此可以使人联想到许多，一直到今天，类似的荒诞剧依然不断上演，可见一部分人的致命弱点。

还有《兔子和乌龟又赛跑了》，取材于龟兔赛跑的老故事，却写出了新意：兔子不甘失败，却再败于自己束缚自己的糊涂，正所谓：“天下之事偏偏未必如常，过度自负、蒙眼失向、自捆手脚者比比皆是。芸芸众生，不知者何其多乎？”读此篇，我想起了已故诗人顾城也写过一则关于龟兔第二次赛跑的寓言，主题是兔子吸取了第一次赛跑失败的教训，第二次发愤奔跑，取得了胜利。而《兔子和乌龟又赛跑了》则揭示了兔子再次失败的原因：同意接受显然不利于自己的规则，同意束缚自我，结果一败再败。兔子的不甘与焦虑，是多少竞技场上一败再败者的真切写照！

由此可见，该书在如何写出作者的人生感悟、寄寓对形形色色的奇怪世相、荒唐人生的讥讽之情方面，下了功夫。另一方面，我也觉得，如果作者能在情节的提炼、叙述的凝练上再花些功夫打磨，作品可能会显得更精粹。

## 三游洞赋

□ 韩永强

山水吟

天地混沌，江河任性而恣肆。有水自唐古拉奔腾数千里，荡雪山莽原，削群峰峭壁，开夔门壘塘，造巫山云雨，舍命入西陵，左冲右突而不能畅。决决洪水，浊浪排天，吞石山纳百川而意犹未尽，大有尽九州皆泽国之兴。幸有天助大禹者，斫神斧断山造势，立南津雄关，遂有峡

尽天开，山平水阔，长江自此浩荡汤汤逶迤东去。自此入蜀，天之堑也。酆道元曰：自三峡七百里中，两岸连山，略无阙处，自非亭午夜分，不见曦月；太白叹息：噫吁嚱，危乎高哉，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失意之骚客，贬谪之官宦，自京城流放西南，走天堑蜀道，闻猿啸三声，人未至而心已苍凉。然造化奇幻，雄关之内生西陵山。山不突兀，却孤傲于峡谷之端；峰不嵯峨，却孕秀于奇洞其间。无古木之葱郁，有藤萝之蒙络；风轻花颤枝，云起烟笼水；毋需伐竹取道，自有曲径通幽；临崖眺望，长江自峡中峡夺路奔涌；屏息俯瞰，碧水沿下牢溪蜿蜒铺展；一个起起武夫，一个小家碧玉，如此奇山异水，焉有不呼朋引伴之理？

冥冥不可期中，天使白居易系舟下牢溪。同行者元稹白行简，皆为宦游人，同是文朋诗友，好游历山川览胜，喜风光遣兴抒怀，寂寂于奔走之时，结缘于心动之时。三人欣欣然，攀古藤，寻幽径，披荆斩棘，结绳架梯，于唏嘘疲惫之际，觅得奇洞口！

洞口逼仄，探视其中，私藏幽径，曲折而弯转。元白三人或侧身，或匍匐，或攀缘，或翘起，极尽能事，始闻水石相薄，磷磷凿凿有声，继而但见明珠溅玉，乱人耳目。洞阔数丈，景深不可知，奇石磊磊，或飞禽，或走兽，或人物，或神丈，元白流连其间，有“敏口”如元白者，居然不能明其状，慨叹“斯竟绝，天地间其有几乎？”由景而生情，因情而放达，夜色中诗兴大发，各赋古调诗二十韵，书于石壁之上，且以三游洞“序”之，三游洞于兹盛名于天下！

自元白三游而留名，三游洞名动天下。欧阳修谪居夷陵，效元白之举，吟诗作文，状三游洞胜景，推波助澜；苏氏三父子慕名而至，“一门三父子，同游三游洞”，成就“后三游”佳话；陆游入蜀，勾留于此，诗赋日记，礼赞有加。唐宋以降，文人墨客出入三峡，无不造访三游洞，顶礼膜拜，诗赋加冕，积于今洋洋大观矣！有好事者研读诗文，揣摩故事，考究历史，惊呼：三游洞者，人文三峡之门户也！

天下名洞何其多，何以三游洞为“天下奇观”？窃以为三游洞倚三峡造化，兀立南津雄关之上，襟山纳水，气象万千。陆游登临三游洞，目之所及，“夹江千峰万嶂，有竟起者，有独拔者，有崩崖压者，有危欲坠者……奇怪不可尽状”；欧阳修西望长江：“入峡江渐曲，转滩山更多”。奇山酒水交汇于此，惊心动魄呈现眼前，人生际遇纠结于心，自然“恋恋不能诀”，此其一也。元白始三游，苏氏亦趋之，前后三游传盛名，诗赋碑刻集大成，此其二也。三游洞前至喜亭，至喜亭也，求吉而来，求利而去，何乐而不为？此其三也。西塞楼里有雅乐，陆游亭里有香茶，下牢峡里有呐喊，擂鼓台上有号角，一张一弛里道不尽岁月沧桑，一诗一赋中品不完世态百相，徜徉其间，怀古鉴今，油然而生冷暖自知之情，此其四也，是故“爱不能诀”也。

噫嘻哉！光阴荏苒，岁月留痕，白驹过隙间，三游洞千二百岁矣！千年文脉日积月累，已然蔚为大观矣，今欣逢盛世，恰民族复兴，三游洞得山奇水润洞幽之天成，诗文辞赋碑刻印章之人文，天时地利人和兴于世于兹，焉有文脉不昌盛，美名不光大之道乎？

## 杏花村

□ 李鹏

诗歌苑

绵密的江南雨，减湿诗的扉页  
那个吹着短笛的牧童

早不见了踪影  
只把遥指的手势

留在了旧的堤岸  
我踩着青石板的温热

一步步找寻  
用花瓣蘸起泥土的短章

斑头雁划过水面  
拖出的浅痕

倏地叠成你鬓角的白发  
看你在窈窕的竹篱外

看着老车逝去的年轮  
它目不识丁

却记得每滴轮轴的水  
三月末的风还带着凉意

秋浦河便蒙上了一层浅泪  
一缕香沉入河底

等着明年春来时  
替我问一句：你那边，杏花开了吗？

## 在宣恩

□ 杨礼红

晚霞熔金，为宣恩  
打一顶风冠——

轻轻斜插在她的云鬓

当灯火次第绽放  
先点燃她眸中的星星

再引燃你  
藏了整个黄昏的心跳

文澜桥上  
有人将自己种进风景

有人在凝望风景  
有人站着站着

就成了风景

水

是春天的

另一条软肋

□ 张泽维

我必须赶在春到来之前  
穿过皑皑白雪

在必经的河流  
留下一段摸黑的旅程

一排排天鹅、大雁与蓑羽鹤  
在天空按下琴键又松开，多少候鸟

千万次的丈量，它们替春天  
化解沿途的恩怨

一些白琵鹭、斑嘴鸭  
一口气，停住嘴边的河流和湖汉

像在听宣。大地山川  
仍一副王者气象，草木正在

弭兵会盟，试着从枯萎里返回  
风是大地遗失的翅膀

而是天空撒下的花  
水是春天的另一条软肋

那么多涟漪  
那么多动荡和不安

都在说出心间的荡漾

村庄的宏大叙事

□ 陈绪保

村庄的宏大叙事  
从春天开始

从抒情开始  
竹鸡颂唱

百鸟朝凤  
山河卷春曲

只此金黄，油菜花情满乐章  
樱花舞曼曼妙

桃树上的花蕾一触即开  
线杠丘高速互通像一枚扣件

锁住花湖国际机场高速  
一群民工

踏上互通工地那一刻开始  
抒情转入叙事

等待季节伸向蓝天  
结出硕果